

浅议《天堂》中的女性主义

于程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 本文从女性主义理论位为基础, 对《天堂》中女性人物的遭受的压迫、女性自我身份的追寻以及对小说中的天堂进行深入分析, 旨在揭示小说中所蕴含的女性主义价值,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该小说。

关键词: 《天堂》; 女性主义; 小说

A Brief Discussion on Feminism in "Paradise"

Yu Che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ina Hunan Yongzhou 425199

Abstract: Based on feminist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ppression suffered by female characters in "Paradise", their pursuit of self-identity, and the "paradise" depicted in the novel. The aim is to reveal the feminist values contained in the novel and provide reader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re-interpret it.

Keywords: "Paradise"; Feminism; Novel

0 引言

托尼·莫里森于 1993 年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对她个人文学成就的高度认可, 更是对非裔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多元发展的有力见证。在她多产的一生中, 创作了 10 余部以非裔美国人历史、身份认同、极端种族主义及融合途径为主题的小说。其中,《宠儿》《爵士乐》和《天堂》被视为其璀璨夺目的作品, 也被世人称之为她的历史三部曲。《天堂》作为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作品,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小说讲述了一个天堂衰落的悲剧故事, 探讨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努力生存的主题, 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

1 《天堂》中黑人女性遭受的压迫

追溯黑人历史文化, 黑人女性因社会地位低下而饱受苦难, 其压迫主要源自种族歧视与父权制。两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持, 在黑人女性的生活中紧密交织。种族歧视使得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在遭受父权压迫时的体验存在差异, 而性别歧视又让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在面对种族压迫时的感受有所不同。

1.1 种族歧视

小说中, Ruby 镇的先辈们在定居过程中, 遭受了来自白人甚至浅肤色黑人的歧视。这样的不堪回首的经历,

在 Ruby 镇在建立后, 领导者们实行了隔绝政策, 与外界断开联系, 此外, 小镇坚持严格的血统规则, 只接纳纯黑人, 禁止与其他种族通婚, 甚至与浅肤色黑人在小镇也是禁止的, 违反者将会被小镇孤立乃至收到其他一系列的惩罚。

帕特丽夏是一位浅肤色女性, 在 Ruby 镇饱受歧视。她的父亲罗杰·贝斯特因与不属于“8 块岩石”家族(深肤色黑人)的人结婚而遭到轻视。帕特丽夏为了摆脱困境, 嫁给了“8 块岩石”家族的男人比利·卡托, 但由于孩子遗传了浅肤色, 她继续承受着创伤。她的女儿贝莉丝·迪莉娅也因肤色被父权制社会排斥。迪莉娅同样是浅肤色女性, Ruby 镇的男人因她的肤色等荒谬理由拒绝送她去医院, 最终导致她死亡。斯威蒂按照血统规则嫁给了“8 块岩石”家族的男人, 然而近亲繁殖导致她生下了四个畸形孩子。她身心遭受着巨大的折磨, 六年来未曾出过家门, 而她的丈夫却不愿照顾孩子。为了改变现状, 她选择离家出走, 最终精神崩溃, 但却无人同情, 反而被视为悲剧的罪魁祸首。

1.2 父权制压迫

建立 Ruby 镇的初衷是为黑人提供一个庇护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逐渐变成了一个由男性主导规则、治理城镇和家庭的地方, 女性处于从属地位。Ruby 镇成为了

一个男性统治的父权制乌托邦。小镇中,男性扮演着保护女性的角色,同时高度关注领导者的角色。摩根双胞胎迪肯和斯图尔德是镇上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对居民实行绝对的控制。镇上的黑人女性地位远远低于男性,她们不仅遭受种族歧视,还受到父权压迫。男性为了控制女性、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拼命保护父权制体系,通过严格控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家长的控制下,女性没有自由意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男性决定,一旦违反价值体系,就会遭到暴力惩罚,这使得女性饱受焦虑的困扰。

作为斯图尔德·摩根的妻子,多薇·摩根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常常感到空虚失落。面对事情时,她与丈夫的态度不同,但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逐渐变得被动,宁愿独自在家。她与陌生年轻人分享秘密,以此释放压力,寻求自我认同感。作为迪肯·摩根的妻子,索恩·摩根无法理解丈夫处理事情的方式,在家庭中就像一个囚徒。丈夫爱上了康妮,而她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后,开始怀疑丈夫和主要家长们管理的事务是否正确。然而,长时间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她已经被毒害,认为应该顺从丈夫。弗利特伍德婚前被 KD 弄怀孕,父亲和兄弟认为她应该受到责备,不让她参加家庭会议。两家的冲突最终以摩根家出钱让她上大学而结束。生下的男婴死亡后,她折磨自己的身体,但仍试图与 KD 保持联系。长时间地顺从让她失去了自我认同,这充分证明了在男性主导的社区中,女性只是性工具,命运由男性决定。在小镇男性眼中,斯威蒂是完美理想女性的代表。然而,由于近亲结婚导致孩子畸形,她照顾孩子六年,濒临精神崩溃。离家出走后,她被女修道院的女性救起,但却对她们表现出仇恨和歧视,责怪她们。小说中黑人女性的遭遇反映出 Ruby 镇严格遵循僵化父权制的丑陋和无情。

《天堂》还描绘了女修道院中女性角色,她们都带着在父权制社会中忍受的悲伤和绝望来到这里。梅维斯把双胞胎婴儿留在车里,导致婴儿窒息死亡,家族认为她是唯一的责任人。她自责恐惧,家人和邻居的指责施压迫使她离家出走。她没有工作收入,只能去母亲家寻求帮助,却遭到了母亲的背叛,最后偶然来到了女修道院。格蕾丝一生遭受了很多痛苦,父亲入狱、父母离婚、母亲再婚,被社会抛弃。男友入狱后她离开,男友讲的砂岩雕像故事让她来到 Ruby 镇,最终偶然来到了女修道院。她缺乏关爱,变得自私,还目睹了黑人被白人压迫的场景,黑人小男孩被枪杀的记忆困扰着她,女修道院成了她摆脱痛苦记忆的庇护所。康妮早年成为孤儿,被女修道院的母亲玛丽·玛

格纳救下。在女修道院期间,她爱上了迪肯·摩根并保持性关系。与迪肯做爱时,她不小心咬破他的嘴唇,舔到他的血,迪肯因父权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大发雷霆,结束了与她的关系。

无论是 Ruby 镇的女性还是女修道院的女性,都处于种族歧视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之下。这种双重压迫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也凸显了黑人女性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艰难处境。

2 《天堂》中黑人女性自我身份的追寻

《天堂》中,黑人女性遭受了种族歧视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她们在努力追求自由,找寻自我身份。

2.1 对自由的追求

玛丽·玛格纳是首批在修道院栖身的流浪女性之一,她将房子改建成天主教管理的、面向美洲印第安女孩的学校。1968 年,她从街头救下康妮。修道院的女性通过种植庄稼和蔬菜维持生计,将产品卖给鲁比镇居民,凭借辛勤劳动实现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对女性意义重大,是其争取与男性平等地位斗争中的重要目标,也是判断女性是否获得解放的重要标准。

这些积极自信的女性摆脱男性压迫,拥有自己的声音,告别悲惨过去,以极大活力反抗社会习俗,努力改变命运,逐渐获得独立和自我意识。修道院的女性意识到,要获得独立、完整和自我身份需付出努力。

梅维丝是第一个来到修道院的女性。家庭冷漠无情,双胞胎婴儿在车里窒息身亡,邻居冷漠,丈夫和其他孩子对她毫无同情,还遭受身体虐待和威胁性言语行为。丈夫把她当私人财产,限制她交友,视她为性工具。婴儿死亡促使她重新审视处境,意识到自己独立个体存在。在康妮的帮助下,她重获作为母亲和女性的信心,成为自由新女性。

格蕾丝是第二个来到修道院的女性,失去父母爱,男友入狱,被种族冲突吓坏后漂泊至此,在修道院感受到安全感。塞尼卡是第三个,有自残倾向,母亲五岁离开后养成此习惯,大腿和手臂伤疤映照悲惨生活,她甚至认为自己该为肯尼迪遇刺负责。来到修道院后,她爱上这里,决心开启新阶段。帕拉斯原本富裕,爱上卡洛斯后发现男友与母亲有染,被逼疯离开,治疗意外怀孕时被比利送到修道院。

起初,这些女性不愿倾诉过去和痛苦。在康妮的引导帮助下,她们开始分享悲惨经历,相互支持,甚至互相争

斗。这种争斗体现独特自我意识,源于平等意识,意味着重生,让她们看到生活变化,形成清晰自我身份概念。

这些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意识体现在对修道院的理解上。梅维丝摆脱婚姻家庭后,理想世界画面浮现眼前。她沉醉于宝宝和她生活在一起的画面,还沉醉于拥有慈爱母亲、组成幸福家庭的梦想。康妮的关心让她在修道院过着平静生活,与过去悲惨遭遇截然不同,她相信修道院是理想家。其他三位住客起初把修道院当避风港,想离开却遭遇身心痛苦和压迫后,又回到修道院,意识到这里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康妮被父母遗弃,被玛丽·玛格纳带到修道院,一开始就把修道院当作理想家。尽管她们对修道院第一印象不同,但共同生活、相互帮助后,意识到可在此建立理想家园,追寻自我身份。

2.2 追寻自我身份中的姐妹情谊

在《天堂》中,修道院女性都遭受巨大痛苦,来到修道院,在姐妹情谊帮助下治愈伤痛。她们背景各异,但都逃离家寻找天堂,以治愈痛苦回忆,追寻自我身份。

康妮被鲁比镇居民视为神秘女性,她有着独特治愈方式,过着自给自足和谐无忧的生活。她摆脱失落与被遗弃感,承担起引导悲惨女性的责任,以宽容和慷慨成为慰藉者和治愈者。她向女性展示身体与灵魂关系,认为女性身体与精神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应成为自己身体主人,性欲是表达自由的方式。

起初,女性封闭自己,不想分享故事。康妮通过讲述自己故事,鼓励其他女性相互分享。经历创伤的女性来到修道院时保持沉默,康妮让她们不穿衣服躺在地板上,引导“大声做梦”驱散鬼魂纠缠,在飘雨中跳舞净化痛苦过去,获得精神重生。这种仪式治愈身心,让女性集体相互关爱、治愈,指责被爱的低语化解。

倾诉分享故事后,女性发生巨大变化,意识到修道院是真正天堂,是远离暴力、羞辱、压迫和创伤的地方。康妮安慰女性,帮助她们卸下心理负担,掌控自己,表达真实情感,追寻真正自我身份。在姐妹情谊下,修道院成为无家可归女性的家,教会她们将痛苦转化为理解与宽容,让她们获得摆脱男性统治的自由。康索拉塔为被遗弃女性提供爱、庇护、安全和接纳,引导她们走向真正的自我身份,促使读者进一步理解姐妹情谊。

3 《天堂》中的天堂

黑人女性面临双重压迫,自我意识觉醒后为自我身份抗争,而群体身份认同追寻也不容忽视。《天堂》中构建黑人理想国体现了对群体身份认同的追求,托妮·莫里森借

小说展现其建立与毁灭,揭示了理想天堂的前景与可能性,表明黑人女性有机会生活在无种族歧视和父权压迫的理想天堂中。

3.1 天堂的建立

《天堂》以非裔美国女性历史、命运和生存状况为背景,展现了鲁比镇和修道院两个看似理想国的地方。鲁比镇早期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 80 年代,一群前奴隶加入西进运动,因肤色遭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双重排斥,后于 1890 年踏上寻找土地之旅,最终在“洛根县南部”建立避风港,寓意理想家园。但二战后白人迁入,避风港繁荣消逝,摩根家族带领十五个家庭深入俄克拉荷马州,1950 年建立新鲁比镇,以纪念去世女性鲁比。新鲁比镇由十五个主导家庭守护,呈现繁荣景象,人们生活安全满足。

修道院距离鲁比镇十七英里,最初是贪污者住所,后改建为天主教学校,再成为女性避难所。对遭受苦难压迫的女性而言,修道院是温暖理想国,提供治愈创伤、建立自我身份的空间,没有等级歧视,五位女性在此讲述故事,在康妮的帮助下意识到自己身份,享受自由独立。

3.2 天堂的毁灭

鲁比镇看似美丽和谐,实则危机四伏。其对种族纯正、男性主导和拒绝新事物的观念,使价值体系扭曲,孤立自足政策让自己处于风险中。年轻一代受反文化运动影响,挑战老一辈传统,盗窃、谋杀等不良现象频发,近亲通婚带来不育和畸形婴儿后果,女性不满抱怨情绪高涨,暴力、分歧与压迫蔓延。

男女疏离很大程度上源于沟通缺乏。鲁比镇女性希望与男性坦诚交流、获得话语权,又担心引发暴力。如多薇对丈夫有意见不敢说,索恩·摩根发现丈夫秘密也只能装作没看见。男女对烤箱看法也不同,男性将其视为崇高象征,女性认为只是纪念物,年轻一代也对烤箱不满,老一辈威胁阻止年轻人挑战权威,导致男性群体分裂。孩子失去也是导致鲁比镇衰败的因素。斯图尔德和多薇无法生育新宝宝,孩子在战争和流产中死去,摩根双胞胎将鲁比镇经济和社会状况理想化,却忽视经济不平等问题,经济衰退加速小镇衰败。

鲁比镇男性起初将修道院女性视为奇怪但无害的群体,后将其视为邪恶象征,认为她们生活方式挑战父权制度,还担心无法控制她们,且将镇上婴儿死亡等不幸归咎于她们。于是,鲁比镇男性攻击修道院女性,男性理想国注定被毁灭,但这次攻击只是鲁比镇衰败与毁灭的次要因素。

3.3 理想天堂的思考

大屠杀后,鲁比镇居民开始自我反省,根深蒂固的纪律与规则开始动摇。迪肯·摩根忏悔表明孤立鲁比镇呈现新面貌,鲁比镇认识到问题,未来将逐渐改变,试图与他人建立友谊,接受承认女性地位,怀疑先辈历史。理查德·米斯纳相信鲁比镇将获另一次机会,将以理性方式面对新变化。

攻击后,修道院幸存者离开,回到现实社会过平凡生活,她们从经历中学到很多,对苦难持积极态度,变得独立。吉吉重新获得父亲爱,帕拉斯摆脱恐慌困惑,梅维丝独立处理事务,塞尼卡调整恢复正常生活。

小说的结局预示美好未来,充满希望与乐观情绪。莫里森认为理想天堂应包容男女、黑白人,打破种族和性别界限,具备包容性、平等性,打破父权制度壁垒,实现男女沟通,接受新事物。鲁比镇严格血统纯正观念导致主导家庭衰败,而修道院攻击后帕拉斯宝宝存活,表明打破种族歧视血统规则、建立无种族歧视新天堂的可能性,男女平等和谐共处的双性化天堂是莫里森传达的信息。

4 结语

托妮·莫里森作为美国文学领域杰出的黑人作家,始终关注黑人女性的生活、经历与感受。在《天堂》中,她聚焦于非裔美国人在不平等社会中的经历,以及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和父权压迫下对自我身份的追寻。莫里森描绘了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巨大身心伤害以及她们对自我身份的不懈追求,同时描述了整个非裔美国人群体为保护种族起源和种族完整性所做出的努力。鲁比镇和修道院这两个孤立的社区在莫里森心中并非理想的天堂。鲁比镇建立在牺

牲女性的基础之上,女性受到父权制的严格控制,没有立足之地。修道院是遭受外界压迫的黑人女性治愈伤口的避难所,她们在姐妹情谊的帮助下,努力争取经济、身体和精神上的自由。黑人要建立真正的天堂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黑人女性必须意识到追求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的重要性。黑人男性应该摆脱性别歧视,相互帮助黑人女性,年轻人和老年人应该学会沟通并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种族以及自己。

参考文献:

- [1] Morrison, Toni. *Paradise*. New York: Knopf, 1998.
 - [2] 范晔. 用原型理论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天堂》. 保定: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3] 韩飞雪. 《天堂》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硕士论文, 2010.
 - [4] 托尼·莫瑞森. 天堂. 胡允桓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5] 王春晖. “莫里森《乐园》中的黑人女性主体意识”. 外语教学, 3.3 (2011): 84-87.
 - [6] 王守仁, 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 章汝雯. 托尼·莫里森研究.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课题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莫里森小说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21YBA197)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于程, 男, 汉族, 湖南省永州市, 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